

謂方為郡。夕夢有人告云。宰相至。唐思之不聞。朝廷有宰相出鎮者。晨與視事。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。唐公驚喜。出郡遊勞。見其風神秀偉。便以左輔待之。且出諸子。羅拜。唐新飾勒。置廳之左。寇既歸船。其子極白其父曰。適者寇屢目此。宜即送之。寇果詢牙校。何人知吾欲此。對以十四秀才。既而力為延譽。極於孫漢榜中。由是成名。

柳連秀才

湖南之俗。好事妖神。殺人以祭之。凡得儒生為上祀。僧為次。餘人為下。有儒生行柳連道中。日將暮。遇耕者。問秀才欲何往。生告之。故耕者曰。前有猛獸為暴。不宜夜行。此村下有民居。可以託宿。生信之。趨而前。始入一荒逕。詰屈行者甚少。忽見高門大第。主人出見客。甚喜。延入一室。供帳赫然。肴饌豐美。既夕。有婦人出問生所關。其色甚妍。生戲一言挑之。欣然而就。生由是留連數日。婦人亦比夜而至。情意款昵。乃私謂生曰。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。宜早自為計。我亦良家子。為其所劫。至此。所以遣妾侍君者。欲以綴君留耳。生聞大駭。乃夜穴壁與

婦人同出。比明。行四十里。投近縣。縣遣吏卒捕之。盡得姦狀。前後被殺者數十人。前所見指途耕者。亦其黨也。於是。一家盡抵極法。生用賞得官。遂與婦人偕老焉。

柳開

柳如京開。知蔡州。有監兵錢供奉者。亦忠懿之近屬也。乃父方奉朝請。在京師。開乘間來謁。造其書閣。見壁有繪婦人像。甚美。詰以誰氏。監兵對曰。某之女弟也。既筭矣。柳喜曰。開喪偶已踰期。願取為繼室。錢曰。俟白家君。敢議媼事。柳曰。以開之材學。不辱於錢氏之門。遂強委禽焉。不旬日。遂成禮。錢不之敢拒。走介白其父。遂乞上殿面訴。柳開却取臣女。仁宗問曰。識柳開否。不識。謂曰。真奇傑之士也。卿家可謂得嘉婿矣。吾為卿媒可乎。錢父不敢再言。但拜謝而退。

崔刑部夫人

崔刑部樞夫人。太尉西平王女也。西平生日。中堂大宴。方食。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。崔女領之而去。有頃復至。王問曰。何事。女對曰。大家昨夜小不安。適使人往候。王擲箸怒曰。我不幸有此女。大奇事。汝為人婦。豈有

龔冕仲

鄱陽龔冕仲。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。應進士舉。唱名日。其家衆妖競作。牝雞或晨。雉或巾幘而行。鼠或白晝羣出。至於器皿服用之物。悉自變易。其常處。家人驚懼。不知所為。乃召女巫徐姥者。使治之。時尚寒。與姥對爐而坐。有一貓正臥。其側。家人指貓與姥曰。吾家百物皆為異。不為異者。獨此貓耳。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。不敢。姥大駭。馳去。後數日。捷音至。二子皆高第矣。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。

張杲卿

張杲卿。丞相知潤州日。有婦人夫出。經數日不歸。忽有人報。菜園井中有死人。婦人驚往視之。號哭曰。吾夫也。遂以聞官。公命屬官集鄰里。就井驗。是其夫與非。衆皆以井深不可辨。請出屍驗之。公曰。衆皆不能辨。婦人獨何以知其夫。收付所司鞠問。果姦人殺夫。婦人與其謀。

異聞總錄

關名

耿愚

大觀中。京師醫官耿愚。買一侍婢。麗而黠。踰年矣。嘗立

阿家體不安。不檢校湯藥。而與父作生日。吾有此女。何用作生日。為遺遣走檐子。歸身亦續至。崔氏家問疾。且拜謝。教訓子女不至。媼族聞之。無不媿赧。故李夫人婦德克備。治家整肅。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。勳臣之家。特數西平禮法。

杜德

杜德。俗呼為杜麻胡。送鋪中卒也。附郵筒物至重者。他卒莫當之。德即荷而去。曾不倦怠。一日醉牽一虎。臥於鋪前。居人大驚。德即枕而寐。食久方起。解縛縱虎而去。試訶之曰。復歸舊山。不得害人。虎瞑目若聽伏者。乃去。人始以此異之。數日後。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。曰。德性根好道。宿業所牽。未能脫去。乃此拘留。近因引虎。幾泄神妙。吾非久去矣。汝等善勤王事。無生意。忽各宜保育。翌日。德果死。德惟一。身乃葬路傍。治平年大雨。水泛濫。橫流。德墓壞。浮其屍出外。為耕夫立其屍於路傍。爪髮鬚眉皆不墮。叩之蓬蓬若空。草有識者。復葬之。亦是異人也。

續墨客揮犀

彭乘